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呂留良全集

4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中華書局

俞國林 編

# 呂留良全集

4

# 何求老人殘稿卷三

## 夢覺集 八十七首

此卷編年始自康熙五年丙午，終於康熙八年己酉。原編次韻答陳子執先生見贈置即事後，今據內容移至其前。至佩蕙隱居次韻、同佩蕙過半邏次韻二首原編於卷末，據張考夫與張佩蕙書，是知作於宿何商隱萬蒼山樓同張考夫王寅旭二首與同考夫商隱寅旭登雲岫之前，遂爲調整次序。

康熙五年丙午，晚村棄去諸生，心情爲之闊朗，蓋「從頭萬事非」，而今「方容老子狂」矣，喜形於色。既去諸生，則復思耦耕，嚴鴻遠釋略曰：「終以無真耦而歸去，所謂知之明而行之決也。」然終是無耦而獨歸。翌年太沖即轉徙山陰設館，兩人漸至疏遠，晚村發問燕、燕答諸詩，且賦管裏指示近作有夢伯夷求太公書薦子仕周詩戲和之，不幸而成讖，求晚村與太沖絕交之原繇，此是關鍵。康熙七年戊申、八年己酉兩年，晚村四游蠡山，尋買山之地，而終未結茅於彼，爲考夫已於八年正月坐席東莊故也。「肩來老子擔頭重」者爲哪般，「萬壑千岩夢紫陽」之謂也。

是集原編詩五十五題八十六首，今據夢覺集刪輯得喜張佩蕙過留廓如樓次韻同題一首，共計八十七首。

## 喜祝生潛過

兩年愧子意何誠，百里泥塗足繭生<sup>(一)</sup>。宿火陷灰煤閣雨，去春冒雨獨來，余以葬事入鄉，不值。一宿煤閣去。暗泉鼓浪硯堂鐘。無論小道皆師古，不貴多言顧力行<sup>(二)</sup>。此是寒門真淡薄，可堪消得瓣香情<sup>(三)</sup>。

### 【箋釋】

此詩作於康熙五年丙午春。

按，嚴鴻逵後耦耕詩之九釋略曰：「祝潛，字兼山，善篆刻，尤工朱文。」德清人。吳孟舉有過仙潭題祝兼山齋壁（一首）、再過仙潭兼山復以瘍疾堅卧不得共飲酒快談次前韻紀事（一首）、三次原韻答兼山（四首）、次韻答祝兼山（十首）等詩，是知兼山爲仙潭人，據嵇曾筠浙江通志卷一二山川四湖州府：「仙潭：弘治湖州府志：『在縣東南新市鎮。』」又李賢明一統志卷四〇湖州府：「仙潭：在德清縣東南四十里。晉道士陸修靜嘗自此潭沒數月乃出，後人紀其異，遂以名潭。」

曰「生」，則是晚村之學生。孟舉三次原韻答兼山之第三首曰：「辱贈新詩句子清，園花溪鳥最關情。擡頭大好秋山在，莫負香岩第一燈。」自注曰：「兼山受業於□□，故及之。」（黃葉村莊詩集卷四）

【資料】

吳之振次韻答祝兼山之二：多君篆學益精工，笑我衰遲道轉窮。把酒浮君須痛飲，百年容易又春風。

之七：艇子還尋舊雨來，銅鐺水熟共茶杯。梅花百樹竹千个，黑板橋邊首重回。（黃葉村莊詩集卷六）

【注釋】

〔一〕足繭生：蘇軾題盧鴻學士堂圖：「直上登封壇，一夜繭生足。」

〔二〕「不貴」句：班固漢書卷八八儒林傳：「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三〕瓣香：劉克莊興化軍城山三先生祠堂記：「余惟在三之義，師居其一。故侯芭白首太玄，後山瓣香曾氏，所以敬承接、嚴付授也。」陳師道觀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

## 次韻答陳子執先生見贈

翻洗麻鞋上舊磯〔一〕，傳經誰使此心違〔二〕。簷頭雨點聽今異，籬角花開見昨非。甚荷周旋成解脫〔三〕，不教慚憾剩幾微。古來好事何當比，馱得紅顏大漠歸〔四〕。

【箋釋】

此詩作於康熙五年丙午春。

按，是年春，學使以課按禾，執齋爲石門教諭，亦至禾佐學使以課諸生，嚴鴻逵釋略曰：「陳子執，是時學博也。」晚村欲去青衿，乃於其夕謁執齋先生於寓，示前時所爲耦耕詩，執齋閱後即次其韻，作嘉禾寓中呂恥齋以舊作耦耕詩見貽因即韻賦答詩答之。

後至弘文館（康熙嘉興府志：「弘文館，即布政分司。明崇禎中知府鄭瑄建，爲督學校士之所。相傳爲宋監倉。東廳中爲大堂，後爲川堂，爲寢室，後有亭，東爲書房，西爲庖室堂，東西爲號廠，前爲儀門，東爲賓館，西爲土地祠，大門外東西爲府縣官候廳，外有坊二：曰文章司命，曰風教提衡。」）弘文館爲課諸生之所，其間亦必有隱情，故執齋復作坐弘文館再次前韻二首以贈。

晚村得詩後，即爲次韻答陳子執先生見贈呈之，執齋又作恥齋有答予詩再坐弘文館復次韻答次韻詩二首，有「問君此往成何事，手把千年名教歸」兩句，是已允其除名矣。

據公忠行略：「至丙午歲，學使者以課按禾。且就試矣，其夕造廣文陳執齋先生寓，出前詩示之。告以將棄諸生，且囑其爲我善全，無令贖幾微遺憾。執齋始愕眙不得應，既而聞其衷曲本末，乃起揖曰：「此真古人所難，但恨向日知君未識君耳。」於是詰旦傳唱，先君不復入，遂以學法除名。」又執齋祭呂晚村先生文：「歲癸卯，學使者來。君先一日，盛服整容，再拜而告曰：「予從此不復爲諸生矣，敢辭！」予愕然。隨出示耦耕詩。予讀竟，曰：「謹如命。」此又叙君出處之大致云爾。自是而君果非僅

文章自命之士矣！」(古處齋文集卷五)其自快之狀，全然見諸以下數詩。「古來」二句，以蔡文姬歸漢事喻己之棄清廷諸生事，極具華夷之辨。

### 【資料】

陳祖法嘉禾寓中呂恥齋以舊作耦耕詩見貽因即韻賦答：拂袖歸來理釣磯，初心從此得無違。師生原識從前假，盟誓初慚此日非。茲事古人曾獨得，不教末俗歎衰微。可憐頑懦誰如我，蕪盡田園未賦歸。(古處齋詩集卷七)

陳祖法坐弘文館再次前韻：一旦行蹤問釣磯，驟聞驚處失從違。欲言不可乖名義，敢道空然畏是非。寸管已知腕力絕(云「即入館，不能一字」)，尺箠不使血痕微(云「即受責不惜」)。手持靈素往來駛，月下長吟倚棹歸。

雨簑煙笠伴漁磯，不向人間問信違。欲起九原明不負，方知千古有真非。餓犬隊裏胸難借，高士傳中名亦微。從此間然無一事，空拳角勝寂然歸。(同上)

陳祖法恥齋有答予詩再坐弘文館復次韻答：壁立高牆似碧磯，光輪(係應時之名，今已削去)字畫筆無違。疑爲幕府遴才誤，認作仇家召匿非。退避不因羽翮短，斥除還恨姓名微(退避、斥除，俱行檄中語)。問君此往成何事，手把千年名教歸。

立志皎然下舊磯，曲成總不力難違。悠悠自覺行歌壯，落落已遲請謚非。讀史常懷稱士烈，撫

心難負念臣微。蛾眉自贖君須俟，我豈草青魂不歸。（同上）

【注釋】

〔一〕舊磯：許渾重哭楊攀處士：「讀書新樹老，垂釣舊磯平。」

〔二〕「傳經」句：杜甫秋興八首其三：「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

〔三〕周旋：陳壽三國志卷七臧洪傳：「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馮夢龍古今小說裴晉公義還原配：「當朝裴晉公每懷惻隱，極肯周旋落難之人。」

〔四〕「馱得」句：范曄後漢書卷八四列女傳：「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晚村於順治十年癸巳應清廷試爲邑諸生，至此，亦十二年矣。

即事

僮無人色婢倉皇，底事懸愁到孟光〔一〕。甌要不全行莫顧〔二〕，簣如當易死何妨〔三〕。十年多爲汝曹誤，今日方容老子狂〔四〕。便荷長鏡出東郭，荳花新紫菜花黃。



【箋釋】

此詩作於康熙五年丙午春。

按，公忠行略：「嘗作詩曰：『誰教失腳下魚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改，黨人碑裏姓名非。苟全始知談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不慚尺布裹頭歸。』人莫測其所謂。至丙午歲，學使者以課按禾。……先君不復入，遂以學法除名。一郡大駭，親知無不奔問旁皇，爲之短氣。而先君方怡然自快，復作詩有『甌要不全行莫顧，簣如當易死何妨』之句，但曰：『自此，老子肩頭更重矣。』於是歸卧南陽村，向時詩文友皆散去。」

所謂「事」，指「棄諸生」，致使「一郡大駭」，童僕失色，婢女倉皇，妻亦懸愁，而晚村卻荷鑣出郭，煞是疏狂。所謂「詩文友」者，指太沖、晦木、旦中諸人，其實最終違離者，只太沖一人而已；晦木、旦中與晚村往還依舊，情分益篤。

【資料】

柯崇樸呂晚村先生行狀：至丙午歲，學使者以課士按禾，試朝傳唱，竟不復入，遂以學法除名。一郡大駭，親知爲之短氣。而先生方怡然自快，歸卧南陽村，摒擋一切，與桐鄉張考夫、鹽官何商隱、吳江張佩蔥諸先生共力發明洛閩之學，絕意進取。……蓋於出處之際，審計之決矣。（振雅堂稿）

呂留良答某書：弟本庸人，未嘗學問。丙午所爲，亦一時偶然，無關輕重。相知者喜其有片長足

錄，未免稱許過當。聞者因而疑之議之，亦其情也。足下又從而洗刷勸勉之，益令人愧死耳。然故人善善之長，同郡觀察之慎，於此具見君子愛人成人之意，周詳篤摯，又非尋常期贈比也。（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一）

【注釋】

- 〔一〕孟光：范曄後漢書卷八三逸民列傳：「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
- 〔二〕甌要不全：范曄後漢書卷六八郭太列傳：「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
- 〔三〕簣如當易：禮記檀弓上：「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

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朱熹答連嵩卿：「易簣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要處。」

〔四〕老子狂：陸游飲酒：「乃知老子狂，非自麴蘖出。」

## 次韻答孟舉見寄

莫怪旁人笑欲狂，而今儘更有商量。肩來老子擔頭重，惹起詩人韻腳香。便得生還毛已落〔一〕，從教餓死被須方。到家痛定才思痛〔二〕，苦辣酸甜逐樣嘗。

### 【箋釋】

此詩作於康熙五年丙午春。

按，所謂「餓死」者，即程子所言「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者也。肩頭擔子，當爲更重，亦執齋先生所謂「非僅文章自命之士矣」。

詩次孟舉韻，而孟舉集中此年詩始自丙午八月八日甥沈氏率其妻子歸郟村舊業余以入省赴試不及送行口占絕句二首贈別，其先之詩未見，蓋已佚之矣。

【注釋】

〔一〕「便得」句：班固漢書卷五四蘇武列傳：「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並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二〕痛定才思痛：韓愈與李翱書：「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

次韻答從壻鍾靜遠

身是春江亂石磯，風波砥盡勢相違。縱橫妙手千年誤，檢點從頭萬事非。記得名園燈照失，重來古路草痕微。余意定於耕瑤亭中。可憐杜宇殷勤意〔一〕，曾喚游魂幾個歸。

【箋釋】

此詩作於康熙五年丙午春。

按，嚴鴻逵釋略曰：「重來古路草痕微：古路重來，草痕已起，惟重來，故有草痕，亦惟重來，故痕

尚微耳。一句中，含二意。」

【資料】

陸嘉淑又送鍾靜遠：急裝初卸又南歸，幾斛征塵未浣衣。應笑天涯浪游客，白頭慚負釣魚磯。

田田蓮葉散回塘，高樹搏雲覆草堂。昨夜夢中曾共汝，踏堤攜手過南陽。

高黃吳呂當年事，劇得新鈔趙宋詩。別遣偏師爭勝地，江南重見賀郎詞。

東鄉御史名猶在，洛水銓曹事孰傳？辛苦遺編留禹績，奔濤濁浪幾經年。（辛齋遺稿卷一九）

【注釋】

〔一〕杜宇：即杜鵑，又名子規。李昉太平御覽卷一六六州郡部引揚雄蜀王本紀：「杜宇……乃自立爲蜀王，號稱望帝。」又十三州志：「當七國稱王，獨杜宇稱帝於蜀……望帝使鼈冷鑿巫山治水有功，望帝自以爲德薄，乃委國禪鼈冷，號曰開明，遂自亡去，化爲子規。」

## 登臨平山同晦木

露脊眠牛肋旋窠〔一〕，東南斜對海門沙〔二〕。此中得架三間屋，何處難安八口家。一路多情

烏咽水，滿山無賴鬧揚花。許時正怕思量著，望遠登高便有加。

【箋釋】

此詩作於康熙五年丙午夏。

按，詩意或有感歎晦木者，所謂八口之家，即晚村賣藝文中所指「鷓鴣貧十倍東莊，而又有二母、五子、二新婦、一妾，居剡中化安山，有屋三間，深一丈，闊才二十許步」（呂晚村先生文集卷六），故若得於臨平之山，架起三間房屋，其情狀又何如焉！

嚴鴻逵釋略曰：「起句，狀臨平山形；落句，與第二句應。」

【注釋】

〔一〕「眠牛」：房玄齡晉書卷五八周光傳：「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污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後以「眠牛地」喻風水寶地，臨平山爲北宋權貴蔡京葬父之地，見人蜀記、臨安志等，故晚村云云。

〔二〕海門：嵇曾筠浙江通志卷九山川：「海門：咸淳臨安志：在縣東北六十五里，有山曰赭山，與龔山（隸紹興府）對峙，潮水出其間。」

# 得山陰祁氏澹生堂藏書三千餘本示大火

二首

阿翁銘識墨猶新，大擔論觔換直銀〔一〕。說與癡兒休笑倒，難尋幾世好書人。

宣綾包角藏經箋〔二〕，不抵當時裝釘錢。豈是父書渠不惜〔三〕，只緣參透達磨禪〔四〕。祁氏參

曹洞宗①。

## 【校記】

① 曹洞 諸本同，晚村手稿（見卷首書影）作「臨濟」，錄此備考。黃宗羲蘇州三峰漢月藏禪師塔銘：「釋氏之學，南嶽以下幾十幾世，青原以下幾十幾世，臨濟、雲門、潯仰、法眼、曹洞五宗，皆系經語，緯，奔蜂而化藿蠟，越雞而伏鵠卵，以大道爲私門。」

## 【箋釋】

此詩作於康熙五年丙午夏。

按，祁氏澹生堂藏書散出，晚村借值於吳孟舉，且託黃太沖代爲購買，蓋太沖曾每借觀祁氏之藏

書，而太沖亦以束脩之人參焉。此次交易，又因衛湜禮記集說、王偁東都事略兩書，致使黃、呂齟齬。而黃、呂最終之構難，後世論者亦以此為起因。其實，此或僅是藉口而已。

【資料】

黃宗羲天一閣藏書記：祁氏曠園之書，初度家中，不甚發視。余每借觀，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錄而取之，俄頃即得。亂後遷至化鹿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余載十捆而出，經學近百種，稗官百十冊，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途中又為書賈竊去衛湜禮記集說、王偁東都事略。山中所存，唯舉業講章，各省志書，尚二大櫥也。（南雷文案卷二）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祁承燦……字爾光，紹興山陰人。萬曆甲辰進士，授寧陽知縣，調長洲，遷南刑部主事，轉兵部，歷員外、郎中，出知吉安府，京察謫沂州同知，稍遷宿州知州，入為兵部員外，歷河南按察僉事副使，江西右參政。有澹生堂集。參政富於藏書。將亂，其家悉載至雲門山寺，惟遺元明來傳奇多至八百餘部，而葉兒樂府不與焉。予猶及見之。其手錄群書目八冊，今存古林曹氏寺中所儲，已盡流轉於姚江、禦兒鄉矣。（明詩綜卷五九）

黃虞稷、周在浚徵刻唐宋秘本書目：宋衛湜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衛湜，字正叔，號櫟齋，崑山人。集諸家說，自注疏而下凡一百四十五家，小戴之學，莫備於是。此書近從□□□□得之。……

宋王偁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葉德輝觀古堂書目叢刻）



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十：己巳正月初六，往府，會晉州陳名祖法，言：「黃梨洲……嘗爲東莊買舊書於紹興，多以善本自與。」

沈冰壺黃梨洲小傳：石門呂留良與先生素善，延課其子，既而以事隙。相傳晚村以金託先生買祁氏藏書，先生擇其奇秘難得者自買，而以其餘致晚村，晚村怒。（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同治八年十月十三日」條）

全祖望小山堂藏書記：曠園之書，其精華歸於南雷，其奇零歸於石門。（鮚埼亭集外編卷一七）

全祖望小山堂祁氏遺書記：嗚呼！吾聞澹生堂書初出也，其啟爭端多矣。初南雷黃公講學石門，其時用晦父子，俱北面執經。已而以三千金求購澹生堂書，南雷亦以束脩之人參焉。交易既畢，用晦之使者，中途竊南雷所取衛湜禮記集說、王偁東都事略以去，則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絕其通門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託於建安之徒，力攻新建。……豈知其濫觴之始，特因澹生堂數種而起，是可爲一笑者也。然用晦所藉以購書之金，又不出自己，而出之同里吳君孟舉。及購至，取其精者，以其餘歸之孟舉，於是孟舉亦與之絕。是用晦一舉而既廢師弟之經，又傷朋友之好，適成其爲市道之薄，亦何有於講學也。（鮚埼亭集外編卷一七）

全祖望禮記輯注序：禮記之學，莫如櫟齋衛氏之書爲大備。……吾鄉萬先生充宗，湛於經學……方崑山通志堂經解之未刻也，櫟齋之本，世間流傳頗少，先生求之不可得。會姚江黃徵君自山陰祁氏書閣見之，遽售以歸，踔急足告先生，而中途爲書賈竊去。（鮚埼亭集外編卷二二三）